

难得一见的元代枢府瓷,明清两朝的各种官窑瓷器……守着满屋子古玩珍奇,姜万金依然觉得,最值钱的是自己这鉴别古玩的手艺。

太多人将手艺与功利联系在一起,可姜万金不是。在他心里,自己是手艺人更是“守”艺人。这些年,他开班授课、免费收徒,一心想把这门手艺传下去。

藏宝阁里的无价之宝

本报记者 张智超

姜万金65岁了。第一次见面时,他和记者握手,力道重得像个壮小伙儿。

他经营的藏宝阁就在金街古玩城里。这里店铺林立,头一次来他店里,要找上好一阵子。

但他的藏宝阁从来不缺来客,人们多半是循着他的名气来的。多年前,曾有高手找他盘道,聊到一段视频中出现的元代青花瓷盘时,高手坚持说是黄河沉船出土,姜万金只看了一眼就断定出自运河:“黄河多沙,浸痕散乱而浅;运河多淤泥,浸迹集中而深。”围观者纷纷惊叹。

难得一见的元代枢府瓷,明清两朝的各种官窑瓷器……守着满屋子古玩珍奇,姜万金依然觉得,最值钱的是自己这鉴别古玩的手艺。

他把这份自信挂在了店里最醒目的地方:“如果鉴定错误,按鉴定费的3倍赔偿。”有人问他:“万一错了怎么办?”姜万金自信地笑道:“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儿。”

木匠转行

有人说,姜万金是个特立独行的怪老头儿。

这大抵是因为,在人们心里,从事古玩鉴定的人不是学者就是专家,无不有着丰富的学识和宽阔的眼界,可木匠出身的姜万金只读过两年小学。尽管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关联,但倘若换成别人,大概是不会自揭“短处”的。姜万金却从不避讳谈论自己的学历和老本行,是洒脱,更是底气。

新中国成立前,姜万金的父亲就在沧州老城隍庙经营古玩。姜万金出生后,耳濡目染,也慢慢喜欢上了这些老物件,尤其是瓷器。只不过他的父亲因为“半路出家”,吃过不少亏,也就没让姜万金接触这一行。

姜万金兄弟姐妹多,小时候家里日子不好过,他13岁就出来干活,学了木匠。在那个年月,这是个很吃香的职业。一个好木匠,在十里八村都有名。可即便如此,姜万金的心仍另有所属。

15岁那年,在姨夫的引荐下,姜万金终于得偿所愿,来到天津拜师学习古玩鉴定。“我师父叫李海文,是当时天津古玩圈儿里有名的人物,古玩鉴定更是他家传的手艺。”对于师父,姜万金打心眼儿里崇拜。

那时候拜师学艺和现在大不一样。姜万金记得清楚,他拜师时,不仅有保人引荐,父亲还须在约法三章的文书上签字。“一进门,师父就说,学3年不管吃,学4年管吃。入了师门还得严守门规——手严(不偷拿东西)、眼严(不乱看主家藏品)、嘴严(不该问的不问)、脚步严(不该去的地方不去)……”起初,姜万金也觉得师门规矩过于严苛,但后来

老行当·守艺人

特殊的文创作品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日前,沧州技师学院举办了一场学生画展。在画展上,由学校平面设计班的师生们一起创作完成的一些文创产品,温暖了许多人,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自闭症群体。

文创产品五花八门,有背包、文化衫、手机壳、冰箱贴、明信片……这些都是以沧州市星月社自闭症患者的绘画作品为蓝本创作的。

沧州市星月社是一个由来自全国各地上百个自闭症家庭组成的公益团体,多年来致力于自闭症患者的培能疗愈,并帮助其所在家庭走出困境。自2018年起,星月社先后开设了美术班、书法班、剪纸班、乐器班等公益性培能疗愈课程,帮助自闭症患者掌握一技之长、融入社会。

“自闭症至今没有特效药,

由于病症原因,患者很难融入社会,有的甚至生活不能自理,无论患者还是患者家庭都非常需要关注和帮助。”星月社负责人王平说,这些年,星月社的一些自闭症患者利用所学特长赚到了“第一桶金”,这让她和家长们看到了希望,继而有了将作品设计成文创产品的想法,但始终未能成行。

后来,沧州技师学院平面设

▲姜万金(左)向徒弟传授古玩鉴定技巧

►姜万金阅读收藏方面的书籍

他明白了,“越严格越能学到真东西。师父常说,对待手艺要心怀敬畏、真心相待。这些规矩就像门槛一样,把真正喜欢这门手艺的人留了下来。”

师恩难忘

姜万金拜师时,师父已经75岁高龄。

在师父家,姜万金连倒夜壶的活儿都抢着干,既是为了多学手艺,也是尊师重道。

人们常说,爱出者爱返。师父对待这位关门弟子,也是倾囊相授。白天,他带着姜万金一起辨真假、长眼力,山东、北京、天津……全国各地跑;晚上,他又不顾旅途疲惫,手把手教姜万金防身保货的七星拳。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为了练好七星拳,姜万金吃了不少苦。他光着脚,踩在石子上练功,为的就是模拟未来可能会遇到的各种艰苦环境,练就一身钢筋铁骨。直到如今,年过花甲的姜万金,仍能两指完成俯卧撑,令人佩服。

年轻人大抵都爱表现,年轻时的姜万金也不例外。

拜师学艺才3个月,他就急于露一手。那一次,他在古玩市场看到一件与师父家中一模一样

的渣斗(一种用于盛载食物渣滓或茶渣的器物),急于捡漏儿的他,跟别人借了3元钱,把渣斗买了下来。可当他满心欢喜地向师父炫耀时,迎来的却是当头一棒。“师父只看了一眼,就把那件渣斗摔了个粉碎。我一下就明白了——是自己看走了眼。”姜万金说。

渣斗虽然是假的,可3元钱的债务却是实打实的。“后来,师父知道了我借钱的事,自己掏钱帮我还了账。那时候3元钱不算少了,从天津坐火车到沧州也才2.4元。”因为这件事,姜万金心里一直很内疚,“你看,我借了那么多钱,却买来个赝品,最终还是师父帮我还的钱……”

但师父并没有埋怨姜万金,还反过来开导他:“十年寒窗苦,你才刚刚开始。学费总是要交的,以后别总想着捡漏儿就是了,不管干什么都得踏踏实实。”

“这几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姜万金释然了,他更加用心学艺,短短一年就出师了。

传承手艺

1980年,学徒6年的姜万金在为师父养老送终后,带着一身鉴定古玩的手艺回到了沧州。

彼时,姜万金刚参加工作,手里的积蓄不多,但鉴定古玩又是一门必须要经年累月不断积累才能越加娴熟的手艺。闲暇时,他下村庄、串街巷,鉴珍宝、长眼力,为的就是多学多看,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对姜万金来说,这原本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但在这过程中,他也遇到不少伤心事。有一次,在一户村民家里,他看到一件明宣德年间的花盆。“本来是个老物件,却因为村民不识货,被扔在院子里,和一堆杂物堆在一起。”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告诉村民器物的价值,“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甭管值不值钱、值多少钱,都应该被敬重。”

像这样的事,姜万金遇到过很多。运气好的时候,器物尚且

完整,运气不好的时候,只剩一堆碎片。

为此,姜万金学会了铜瓷的手艺。他把那些破碎了的老器物重新修补起来,哪怕不能完美复原,至少尽到了一份心意。

后来,姜万金开了这家藏宝阁,里面摆满了他心爱的藏品。不少人慕名而来,想要一睹这些珍品的风采,姜万金从不吝啬,总会细细讲解。其实在他心里,和这些古玩比起来,师父传给他的这身本事才是藏宝阁中的“宝中之宝”。

这些年,姜万金渐渐上了年纪,他开始更多地思考把鉴定古玩的手艺传承下去。他开班授课、免费收徒,每个徒弟拜师前都要签下学艺文书,为的就是让徒弟有份敬畏心,就像当年他拜师学艺时一样。

为了锻炼徒弟们的眼力,姜万金经常故意买些赝品,并拿出珍藏的真品,让徒弟们鉴别,他说:“真品真在哪儿,赝品假在哪儿,光凭一张嘴可教不会。”

如今,姜万金一共收了10多个徒弟,年纪最大的71岁,最小的35岁。其实,这些年想拜他为师的大有人在,但很多都被他以“高价收徒”的幌子吓退了。太多人将这手艺与功利联系在一起,可姜万金不是:“是不是‘守’艺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链接——

为传承老手艺,姜万金义务传授古玩鉴定技巧,有意学习的读者致电:19932240916,咨询相关事宜。

奉献自己 照亮别人

知 言

在江西南昌,80岁的何兴武已经带着全家为特殊孩子服务了30年。他和妻子都是聋哑人,30年前,因为清楚教育对聋哑人的重要性,原本在工厂打工的他,创办了一家特殊教育学校。这些年,他用手语为听障孩子上课,妻子和儿女则照顾孩子们的日常。其间,他拿出积蓄和退休金用于助学,累计为50余名困难学生免除学费,培养了近400名学生。

杖朝之年,他依然没有停下脚步,甚至把全家人都带到这份工作中,不求回报,无私奉献,用自己的方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在无声的世界里传递温暖,即使自己身处泥泞,也要倾尽所能为同行者照亮前路,何兴武的故事令人动容。

其实我们身边,像何兴武一样的人并不少见——白方礼,近20年捐款35万元,他靠蹬三轮车圆了300多名贫困孩子的上学梦;方桂馥,一生节俭,常常拾别人的旧衣服穿,捐出毕生积蓄资助贫困学生,累计约50万元……

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一群自带光芒的人,站在阳光下会发光,处在黑暗里也会发光。那首《爱的奉献》被人们传唱了几十年,“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做一个温暖的人,像一支蜡烛。感谢他们,温暖了我们,也温暖了人世间。



6月9日一大早,随着几台大型收割机驶进麦田,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仙庄片区旱碱麦开始收割。“今年旱碱麦长势特别好,亩产能到300公斤以上,是产量最高的一年。不仅如此,村里的旱碱麦产业链也更长了,旱碱麦从不够吃变成了不够卖,村民收入翻了好几番!”后仙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玉锁激动地说。

旱碱麦种植在当地已有2600余年的历史。后仙庄村土壤盐碱化程度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三分之二的耕地几乎不长粮,旱碱麦亩产仅有50来公斤。63岁的后仙庄村村民杨坤升说:“以前种旱碱麦,年年不够吃,遇到年景不好的时候,连麦种都收不回来,老辈人常外出逃荒。俺年轻时,虽说产量稍微上来些,但也得靠打短工补贴家用。”

后来,农技人员围绕旱碱麦种植中的“种、肥、播、管”等重点环节,实施了30项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培育出“捷麦19”“沧麦6002”“沧麦6005”“小偃60”“小偃155”等耐盐碱、抗病性强的小麦品种,土壤得到了改善、种植技术不断优化。农户纷纷在原本几乎不长粮的盐碱地上种起旱碱麦,产量一路攀升。

今年,后仙庄村4300多亩耕地中,有3800余亩种了旱碱麦,盐碱地利用率较10年前提升了30%以上。后仙庄村村民告别说:旱碱麦不够吃的历史,被称为“农业荒漠”的盐碱地变成了“大粮仓”。“现在种旱碱麦,不但足够自家吃,还能剩下一大部分往外卖,价格也比普通小麦高一些。”杨坤升说。

后仙庄村村民王园园种了30多亩旱碱麦。7年前,她经营起家庭作坊,将自家产的旱碱麦磨成面粉,制成馒头、面花等面食产品。旱碱麦富含多种微量元素,蛋白质含量普遍高于国标,王园园用它做出来的面食麦香浓郁、软筋适口,不仅在当地很受欢迎,还卖到了黑龙江省。“每年,俺家有一半旱碱麦被自家的家庭作坊消化掉。面花每公斤最贵卖18元,价格是粮价的6倍左右。俺家还开了个饭店,蒸包子、烙大饼、包饺子……换着花样做。除了这些,还得留出一部分供自家老人吃。”王园园说,“这些年,每到麦收季节,就有人想收购俺家的旱碱麦。不是俺不想卖,实在是不够卖!”

在后仙庄村,像王园园家这样的家庭作坊一共有3个。此外,后仙庄村还和黄骅市一家食品龙头企业合作,建起了面花非遗工坊,预计能消化掉后仙庄村三分之一的旱碱麦,并为本村村民提供20个工作岗位,每天工资不低于100元。

在科技的助力下,曾经白花花的盐碱地披上了丰收的颜色,为国家粮食安全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带动了农民持续增收。“盐碱地变成了增收田、致富田!未来,俺们不仅要在村里建面粉厂,还要注册商标,进一步延伸旱碱麦产业链。”刘玉锁说。

渤海新区黄骅市后仙庄村盐碱地变成增收田、致富田
旱碱麦过去不够吃 如今不够卖

张智超 殷实